



## 中觀·尼丘比離叔的道得施布淨清從

佛時舍衛國中有一富翁，常憾膝下沒有兒女，家庭的空氣，因之非常的冷靜。幸而皇天不負。幸而皇天不負。富翁生得一女，驚喜交集！驚的是女兒出生的奇異，隨生帶來一條白氈，裹裏身體而出；喜的是空虛家庭，一朝獲得了充實，從此有女承歡，不但精神有所寄託，即是他年終老，也不愁侍養無人了。而親友得悉富翁夫婦生女的喜音，紛紛走來道賀，冷落的門庭，于是熱鬧起來。人情的溫暖，繼生女而激增，富翁的夫婦，尤感快未曾有！大擺盛筵，歡喜衆賓，席中富翁抱女出見，衆賓都鼓掌讚美。在座有位星相家，稱女有福德之相，這更使富翁心花大放，即席為女取名。叔離。

歲月不停地過去，叔離在富裕的環境中長大了，不但長得很秀麗，而且也很聰慧，堂上二老，愛如掌珠。尤其她有男兒的魄力，丈夫的氣概，見聞她的老少男女，莫不歡喜和羨慕，競相聘娶，以為兒媳，富翁夫婦，深感應付的困擾，然有女得人，如願。

此的歡迎，亦是光榮的事。及女到了宜歸的年齡，堂上父母，特為準備富麗的妝奩；可是事出富翁夫婦的意外，掌上明珠的叔離，竟勘破了夢幻的人生，不獨不願嫁人，而許諾。這時釋迦正與一般弟子初立志要去出家學道。富翁夫婦初甚感驚訝，力加種種勸阻，後見女志堅決不移，不忍強奪，乃告辭。這時釋迦正與一般弟子們，住在舍衛城外的祇園精舍講道，及教化城中的人民。叔離聞知，即拜別父母，到祇園精舍求佛出家。她的父母本要為她製造很多出家應用的衣件，皆為她阻止，她說：「我有與生俱來的白氈，足夠溫暖。」她的父母本要為她製造很多出家應用的衣件，皆為她阻止，她說：「我有與生俱來的白氈，足夠溫暖。」

「那麼她過去種了什麼大善根？」能够迅速的證果。請您老慈悲，告訴弟子吧！」

「說來話長」，世尊和藹地說：「在過去千萬億年前，是毗婆尸佛住世，領着一般賢聖弟子教化人間。那時有一名叫檀度的婦人，隨夫同住，相依為命，度着衣不蔽體，食不充口的貧苦生活。有一天，有位出家比丘，由教化完畢的歸途中，經過檀度的家，看看這破爛的房子，及身裹白氈走出門外的黑瘦婦人，知道是貧苦的人家，不覺生起了同情的悲心，對婦人說：「大嫂！看妳家的貧苦，太可憐了！妳要布施修福呀！」我告訴妳：現在有位大福大智的毗婆尸佛，他是很慈悲的聖者，正在這裏說法化人，這是很難得的修福良機，妳應該去信，誠懇，很讚許替她毀飾（除去莊飾）落髮，着起白氈改成的衣服，從此她即成為世人恭敬的比丘尼了。尤有令人驚奇的；她在出家不久，即證到阿羅漢果。這使隨侍佛陀學道多年的阿難尊者，都感到奇異！他想：許多學養優秀的同學，多年的勤修苦練，都沒有證到聖果；一個沒有學養的青年女子，真出乎意料之外！他知道倒底是什麼原因？即來見佛。他要知道倒底是什麼原因？即來見佛。

「世尊呀！聽說新出家的叔離比丘尼，已經證到無生果了，真是可敬可讚！您老想已知道吧？」

佛陀點點頭，表示知道了。阿夫夫。她立即返家和睡在草中的丈夫。她立即返家和睡在草中的丈夫商量。原來她們夫婦的家產，除了一座破爛的房子，僅有一條污舊的白氈，夫婦二人共用，若是丈夫外出乞食，她即將白氈給丈夫裹身，自己即裸坐房中，以草遮身；若是她出外乞食，丈夫即裸坐房中，以草護體，以比丘對她說法，丈夫沒有出見。丈夫聽到糟糠之妻受了比丘的教化，要布施當時的佛陀，初很隨喜，忽然又有所覺地說：「布施倒是好事，可是我們這樣的貧窮，家裡什麼也沒有，拿什麼去布施呢？」誰知他的妻子毫不遲疑的說：「我們不是還有這條白氈嗎？」她的丈夫不覺驚訝起來！不安地說：「這條白氈是我們生活上再也不能缺少的東西呀！如果拿去布施，那我們如何走得出去討化呢？」難道我們準備餓死家裡嗎？」檀度知道丈夫沒有了解布施的要義，又對丈夫說：「你不要不捨這條白氈呀！」要知我們的貧苦，即使活到千年，也是活受罪，仔細地想來，有什麼意思哩？我們今生為什麼這樣窮？住的破爛房子，喫的殘羹剩飯，我想：即是由於我們前生沒有修布施，種種善根呀！要知道，人身很難得到；尤其生逢佛世，見佛聞法，更是難得。今生不修來世苦。株守待斃，不能離苦得樂呀！」檀度經過這位慈祥的比丘一頓開示，欣然領悟地說：「大師呀！你太慈悲了！同情我家的貧苦，指導我們的善路，我不知怎樣感激你好！」我們很愚痴，不知道修善種福；我決定接受你的開導，奉行布施修福。現在請你等一等，待我告知我的師！我們家裡沒有什麼好的東西供

# 讀「東台灣弘法半月記」後記

田倩君



在幼時

我便會想入  
非非，對於  
一切不可測

至，何用去聽勸善方？」我說這許

多，她不生氣，像慈母般的溫存，

依然耐心的勸說：「你去待五分鐘

都可以，不教你跪拜，有安適的坐

位，」我真佩服她佈道的精神，也

是動了我好奇的心，跟她走進十普

寺大殿一看，男女善信，肅坐一堂

啊！原來這麼多的無聊人們，霎

時間鐘磬交響，紅燭高照，清煙靄

靄，於香煙繚繞中，迎出一位法師

，着黑色海青，斜披朱紅袈裟，面

如秋月，神光煥發，升壇危坐，閉

目合十，我甚為驚疑！是天人下降

？抑是如來現身？此時大家上香頂禮，開始唱奏香讚，這樂音給人的

感覺，教人身心安泰，唯覺莊嚴肅

穆，忘盡塵囂煙火氣息，同時也忘

掉了自己這顆浮蕩的心，沉顛顛的

開始下沉！沉！沉至最安適的境地

，似剪斷了一切思緒，法師警木猛

顛倒輪迴，四大和合則生，四大分離

則死，死則氣隨清風，骨肉化泥散

的事事物物，總相信冥冥中有無窮奧妙而至高的真神，在主宰着宇宙萬有，及長科學知識漸增，原始信仰漸漸離我而去，迨及進大學肄業，修文、史、哲、諸學科，思想愈來愈複雜，也愈矛盾，對於宇宙諸現象，有了極大懷疑，為追求疑點的究竟，博覽許多古今中外大思想家，對宇宙觀察所下的結論，我總覺得都沒有說到處，因此精神極感沉悶，我決心不再苦思下去，似乎自己亦有所領悟，喚！宇宙中原來沒有什麼奧秘，萬物隨自然變化，原無目的，人是萬物中的一物，嘗無例外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。

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」，這是莊子說的，人就是跟着這生滅的大流，即隨草木同腐而已，沒有什麼靈性永存。

一天去訪吾友左涵浩居士，並邀她同進午餐，她說：「現在正是農曆二月，我持觀音齋，今天十普寺有法會，晚七時要去聽經，你同我一起去好嗎？」我正在不高興，你這些行

事，整天口裡咕咕噜噜念些什麼，這裡趕法會，那裡趕法會，是多麼無聊，我們的古聖先哲留下多少教人治世的寶訓，一切道理發揮到極

過，尤其是發現了真正的自己，才知這具物質，不錯，會隨草木同腐，而真如實性却不會泯滅的，只是為無明蓋覆住，被惑業的力量牽引着

頭出頭沒罷了。至於以前所學修身以至平天下，貫澈了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，也只是它其中一部份道理，說來更加玄妙了，還有超出現世間的道理呢！以前那等虛浮思想，淺薄見識，是如何可憐！可鄙！這塊頑石點頭，全是吾師教誨之力，因為那道鉅光是從吾師口中生起。

今春吾師東部弘法歸來，示我以弘法半月記，拜讀後，躬自歎服，無言的教誨，尤勝耳提面命，字裡行間，言外之意，處處可以顯示出吾師弘法度眾的熱忱，霜晨月夕，風雨塵勞，無非為的播種菩提種籽，那等厚人薄己，大慈大悲的精神，給後學們樹立了倣人修學的無尚鵠的。

這本弘法記，其文辭輕鬆流暢，若像個蒙童初受教育，何竟全所不知？靜靜的坐了兩個鐘頭，從此三個月不曾間斷一日，楞嚴經全部聽完，便皈依了這位講經法師——白聖上人，師傳誦人不倦，使這個黑夜徘徊在幽谷裡的迷途者，頓識迷津，發現天邊一道鉅光，直衝霄漢。

觀察到佛陀至大無外的神通和法力，自然由於佛獨厚，佛學淵博，自然由於才培成這樣慧根及金剛體，看記載中時常早五更起床，一天攀山越嶺，舟車勞

謝世尊而退。阿難開已，疑惑頓消，於是禮謝世尊而退。

這本書出版，道逢吾師五秩榮慶，以之贈送同道，亦是不可思議之奇緣，吾師謹以眉壽無疆，道濟人天，